

灯塔里的陌生女孩

〔英国〕M.L. 斯特德曼 著 石靓亮 译

原谅我将你留下，又让你离开

荣登《纽约时报》超级畅销书榜
《纽约客》《今日美国》《出版人周刊》《人物》
等多家媒体强烈推荐

译林出版社 | 凤凰阿歇特
hachettephoenix

The Light Between Oceans

灯塔里的陌生女孩

〔英国〕M.L.斯特德曼 著 石靓亮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灯塔里的陌生女孩/(英) 斯特德曼(Stedman,M.L.)著;
石靛亮译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1

书名原文: The light between oceans

ISBN 978-7-5447-4492-8

I. ①灯… II. ①斯… ②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30136号

THE LIGHT BETWEEN OCEANS by M.L. Stedman
Copyright © 2012 by Grasshill Communications
Map by Neil Gower
First published by Doubleday an imprint of Transworld Publishers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Hachette-
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(Beijing) Co.Ltd.China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339号

书 名	灯塔里的陌生女孩
作 者	〔英国〕M.L.斯特德曼
译 者	石靛亮
责任编辑	陆元昶
特约编辑	钱 丽
封面绘图	Shuxi
装帧设计	林维稼
原文出版	Doubleday, 2012年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(北京)有限公司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 info@hachette-phoenix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 http://www.hachette-phoenix.com
印 刷	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开 本	889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	11
字 数	235千
版 次	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4492-8
定 价	3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第一部

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

奇迹降临的那一天，伊莎贝尔正跪在峭壁边缘，望着那架小小的用浮木新制成的十字架。四月末的天空里，一朵厚厚的白云缓缓飘过，绵延于这个岛的上空，倒映在如镜子般的海面上。她给刚刚种下的迷迭香丛洒了些水，轻轻拍打着周围的泥土。

“……请指引我远离诱惑，救赎我于邪恶。”她低语。

一瞬间，她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。她甩开这个幻觉，眼神被一群在海面游弋的鲸鱼吸引了去，它们正在游往更温暖的水域繁衍后代，时而能看到它们的尾巴摆动着露出海面，好似在织锦上飞针走线。在清晨的微风中，她又听到了那个哭声，这一次，那哭声更响了。这不可能。

从岛的这一侧望出去，是烟波浩渺的海洋，直直地通往非洲。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在这里交汇，峭壁下，这一片海犹如无边无际的地毯般向外延伸。海面是如此平静，仿佛静止一般，她甚至觉得自己能够踏

上这蓝色的旅程，走向马达加斯加。而从岛的另一面往回看，海水波涛汹涌，一百英里之外是澳洲大陆。这个岛不与大陆相连，却又离陆地很近。一连串海底山脉从海底升起，在海平面上突起，那些最高的山峰就好像锯齿状下颚骨上的一排牙齿，仿佛在等待海浪最终冲击海港的时刻，好吞噬那些无辜的船只。

仿佛是要赔罪似的，这个岛——杰纳斯岩——上有一座灯塔，她散发的光束覆盖了方圆三十海里，为经过这里的船只保驾护航。每个夜晚，她就在那里，旋转着，旋转着，发出持续而稳定的嗡嗡声，似在空气中低吟，公平，没有偏见，不责怪岩石，也不惧怕海浪。她在那里，履行着她为拯救而生的使命。

啼哭声还在继续。远远地，传来灯塔门的叮当声。汤姆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瞭望台上，他用望远镜扫视了整个岛。“伊奇！”他大声喊道，“有条船！”他指着海湾。“在海滩上，有条船！”

他消失在瞭望台上，过了一会儿，出现在了一楼。“好像有人在里面。”他叫道。伊莎贝尔以最快的速度与他会合，他握住她的手，他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径往那小小的海滩走去。

“是一条船没错，”汤姆说道，“还有，噢，天啊！这儿有个人，但是……”那个人一动不动，但哭声仍很响亮。汤姆冲向那条小船，想要叫醒那个人，然后他循着声音的来源到船头处搜寻。他从那里抱出一个毛织的包裹，那是一件柔软的淡紫色的女式开衫，包裹着一个小小的尖声大哭的婴儿。

“天啊！”他大喊。“我的天啊，伊奇。这是……”

“一个孩子！噢，我的上帝啊！噢，汤姆！汤姆！这里——把它给我！”

他把包裹递给她，再一次试图让那个陌生人苏醒过来，但是他已经

没有呼吸了。汤姆看向伊莎贝尔，她正在查看那个孩子。

“他死了，伊奇。孩子怎么样？”

“看起来没事，身上没有割伤或擦伤。它是那么小！”她说道，转头望向手中抱着的婴儿，“好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现在没事了，小宝贝。你安全了，你这个美丽的小东西。”

汤姆一动不动地站着，想着那个人的尸体，他紧紧地闭上了眼，又睁开，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。孩子已经停止了啼哭，在伊莎贝尔的怀抱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。

“那家伙的身上看不出任何问题，看起来也不像是生病。他不可能漂流那么久……真是让人无法相信。”他停了停说，“你把孩子抱到屋里去吧，伊奇，我去找点东西把尸体盖起来。”

“但是，汤姆……”

“我一个人没办法把他弄上去，只好先把他留在这里，等救援来了再说。我先用些帆布把他遮盖起来，不然他一定会被鸟或者苍蝇盯上。”他说得很冷静。秋日的阳光很明亮，但是渐渐地，有阴影遮挡了阳光，他的双手和脸感觉到了凉意。

*

杰纳斯岩是一块一平方英里的绿地，岛上的青草足够喂养一些绵羊、山羊和少量的鸡，也有足够的土壤维持最基本的菜园。岛上仅有的树是两棵高耸入云的诺福克松树，三十多年前，也就是一八八九年，来自帕特吉乌斯点的船员们在此建造灯站时种下它们。一片古老的墓碑群记录了在那之前发生的一次海难，伯明翰的骄傲号沉没在这片凶险的岩石间。后来，有船只从英格兰带来了灯站上的灯源。

环岛的洋流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——漂浮物和被抛弃的废物打着旋，好像在双螺旋桨中间似的，还有各种残骸、茶叶罐和鲸骨。这些东西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随时出现。而灯站始终坚定地矗立于正中间，看守人的小屋和其他屋子则守在灯塔旁边，历经几十年的风吹雨打。

厨房里，伊莎贝尔坐在老旧的桌子前，怀里抱着那个婴儿。门口的垫子上，汤姆正慢慢地脱去他的靴子，他走进来，满是茧子的手搭上她的肩膀。“我已经用帆布把那个可怜的人遮盖起来了。这个小东西怎么样了？”

“是个女孩，”伊莎贝尔微笑着说，“我给她洗了个澡，她看起来很健康。”

那孩子被他的注视吸引住了，大大的眼睛转向他。“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呢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还给她喝了一些牛奶呢，是吗，小宝贝？”伊莎贝尔柔声地说，好似在问那个孩子。“噢，她真是太、太美了，汤姆。”她说，亲吻了孩子。“天知道她都经历了什么。”

汤姆从松木橱柜上拿了一瓶白兰地，给自己倒了一小杯，一饮而尽。他坐在妻子身边，看着她脸上散发的光芒。她全神凝视怀里的宝贝，而那孩子的眼睛也紧紧地盯着伊莎贝尔的每一个动作，仿佛只要她一移开目光，伊莎贝尔就会跑掉似的。

“噢，小宝贝，”伊莎贝尔低吟，“可怜的，可怜的小宝贝。”孩子把脸紧紧地埋入她的胸前。汤姆听到伊莎贝尔的声音中带着哽咽，那段回忆仿佛又回来了，无形地弥漫于他们之间。

“她喜欢你。”他说。然后，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：“让我想起以前，我们也曾经有可能这样。”他飞快地补充，“我的意思是……我不是

说……你看起来天生就该如此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他抚摸着她的脸颊。

伊莎贝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“我知道，这是爱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”

他伸出双臂抱住她们。伊莎贝尔闻到了他呼吸中白兰地的味道。她喃喃地说：“噢，汤姆，感谢上帝，让我们及时找到了她。”

汤姆亲了亲她，然后将自己的双唇印在孩子的前额上。三个人就这样待着，很久很久。直到孩子开始扭动，一只小拳头从软软的黄色绒毯中伸出来。

“好了，”汤姆站起来，伸展了一下身子，“我去发信号，报告一下那条船，让它们派艘船来运尸体。另外，还得告诉他们这里有个幸存者。”

“不要！”伊莎贝尔说，她抚摸着孩子的手指。“我的意思是，不用那么着急去做这件事。那个可怜的人现在还不会怎么样。我想说，这个小家伙坐船坐得够多了。让她在这里待一会儿，让她喘口气。”

“他们到这儿要好几个小时。她会没事的，你已经让她安静下来了。”

“再等等吧。早晚写报告反正也都一样。”

“这些都要写进日志的，亲爱的。你知道的，碰到这类事情，我必须马上报告。”汤姆说。这是他的职责，记录灯站上或灯站附近的每一件重大事件，包括过往船只、天气，以及设备问题。

“明天早上再报告，好吗？”

“但是，万一这条船是来自一艘大船呢？”

“这是一条小船，不是救生艇。”她说。

“孩子的妈妈可能正在岸边等着她，翘首以盼呢。如果孩子是你的，你会是什么感觉？”

“你看到那件羊毛开衫了。孩子的妈妈一定已经掉下船淹死了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们不知道任何关于她妈妈的事情，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。”

“但这个可能性最大，不是吗？婴儿是不会离开父母的。”

“伊奇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。我们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听说一个小宝宝会待在一条船里，身边没有妈妈？”
她抱紧了孩子。

“这件事很严重。那个人死了，伊奇。”

“可孩子还活着。发发善心吧，汤姆。”

她的语调里，有什么东西打动了。他没有再出言反驳，而是静静思考起来。出乎寻常地，这一次他开始考虑接受她的恳求。也许她需要和孩子待一段时间。也许这是他欠她的。

他们沉默着，伊莎贝尔转过脸来望着他，无声地恳求着。“我想，必要时……”他让步了，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话说出来，“我可以……到明天早上再发信号。但这是明早的第一件事，灯塔的光一熄灭就发。”

伊莎贝尔亲吻了他，紧紧握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我先回灯室去了，整流管还没有换好。”他说。

他沿着小路走向灯塔时，听到伊莎贝尔甜美的歌声，她唱道：“南风轻轻吹，轻轻吹，轻轻吹，南风轻轻吹过美丽的蓝色大海。”那歌声很悦耳，却无法给他带来安慰。他爬上灯塔的楼梯，心里隐隐感到有些不安。

第一章

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

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汤姆·舍伯恩说。此时，他正坐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，里面几乎跟外面一样闷热。悉尼夏天的雨猛烈地打在窗子上，路上的行人急匆匆地四处找地方躲雨。

“我的意思是会很艰苦。”坐在办公桌对面的男人前倾了身子，强调道，“这件事不轻松。我并不是说拜伦湾的职位是所有灯站中最艰苦的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明白你即将面临的情况。”他用大拇指压紧烟丝，点燃了烟斗。汤姆的申请信和当时其他很多人的并没有太多不同：生于一八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，战争期间服役于军队，具备国际电码和摩尔斯密码方面的经验，身体健康，光荣退役。条例里有规定，应优先考虑退伍军人。

“那里不会——”汤姆停下来，又重新说道，“恕我冒昧，考夫兰先生，那里应该不太可能比西方战线更艰苦。”

考夫兰又仔细地看了看汤姆的退伍文件，然后看着他，想从他的眼睛里，从他的脸上读出些什么。“你错了，年轻人。但是从战场的角度来看你也许是对的。”他开始列举一些规定，“你需要自己支付任职所需的交通费。作为救援人员，你没有假期。长期雇员可以在每个为期三年的合同结束时享有一个月的休假。”他拿起笔，在面前的表格上签好字。他一边在印泥上来回滚动着印章，一边说道：“欢迎——”他在文件的三个地方盖好章，“加入联邦灯塔服务体系。”表格上，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六日”的字样油光闪亮，墨迹未干。

*

汤姆在新南威尔士海岸线上的拜伦湾做了六个月的救援工作，灯站上还有另外两位看守人和他们的家人，他们教会了汤姆在灯塔上最基本的生活方式。后来，汤姆又在马特苏克岛生活过一段时间，马特苏克岛是塔斯马尼亚南部的荒岛，在那里，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雨季，暴风雨来的时候，岛上的鸡都会被吹进海里。

在灯站，汤姆·舍伯恩经常会回忆起那场战争。他会想起那些曾站在他身边的同伴，那些面孔、那些声音、那些用各种方式挽救过他生命的人；会想起那些在他耳边留下的临终遗言和喃喃细语，即使有些他无法听清，但在当时，无论是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点头答应。

战争中，有些人脚筋断裂，有些人的内脏如鳗鱼般从体内滑出，有些人的肺部则因为气体中毒而严重损伤。虽然汤姆没受这些伤，但是他同样伤痕累累。他如行尸走肉般生活着，每每被忙碌的事情左右，但内心始终笼罩着战争带来的阴影。

他试着不去想那些事情，他曾亲眼目睹太多的人因为那场战争而变得无比糟糕，所以他选择了这样一份默默无闻的工作继续生活。他依然会梦到那些年，只是在他的梦里，经历那一切的汤姆，双手沾满鲜血的汤姆，还是一个八岁大的男孩。梦里，正是这个小男孩，在面对敌人时，拿起了枪杆和刺刀，奋起反抗。梦里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担心。他的校袜滑了下来，如果要把袜子拉好他就必须先把枪放下，可是他还太小，几乎无法抓牢那把枪。梦里，他无法找到他的妈妈。

后来，他醒了。他在的地方，只有风、海浪、灯塔和那部复杂的机器，它让火持续地燃烧，让灯不停地转动。那盏灯，它总是在那里，转啊、转啊、转啊……

他多想远离那些人，远离那些记忆，或许，只有时间能够帮他。

*

数千里之外的西海岸上，杰纳斯岩是这块大陆上距离汤姆儿时的故乡悉尼最远的地方。一九一五年，汤姆乘坐军队的运兵蒸汽船驶向埃及，整个澳洲最后消失在他视野里的就是杰纳斯灯塔发出的光。那一年，运兵船驶离奥班尼，桉树的气味跟随着他们飘荡了数英里，然后逐渐远离。汤姆忽然很难过，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，而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怀念这些东西。几个小时后，他看到了那道光，来自他渐行渐远的祖国，每五秒钟闪一次，真实而坚定。后来，这段记忆一直伴随着他，就好像一个告别吻，伴随着他度过了后来几年炼狱般的生活。一九二〇年六月，他听说杰纳斯岩上有一个紧急的职位空缺，这个消息就仿佛当年的那道光，一直在召唤着他。

杰纳斯岩地处大陆架的边缘，那里的职位向来不受欢迎。杰纳斯岩的工作艰难程度为一级，虽然薪水略高，但有经验的人都说不值得。杰纳斯岩上的前一任看守人是特林布·多切蒂。特林布曾报告，他的妻子使用彩色的信号旗向过往的船只发送信号。此事一度引起过争议。当局对此不满的原因有二：第一，灯塔管理局副局长在几年前曾禁止杰纳斯灯塔使用信号旗发送信号，认为这会给船舶带来危险，因为船舶需要航行至很近才能破译这些信号；第二，上级是在特林布的妻子去世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。

此事在弗里曼特尔和墨尔本两地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往来信件，这些信件一式三份，连同弗里曼特尔管理局副局长的辩护信一起发往墨尔本总部，副局长在信中为多切蒂做了辩护，并表扬他多年来的杰出服务，但总部更关心的问题是效率、成本，和是否遵守了规定。双方最终达成了折中方案：向杰纳斯岩派遣一位临时看守人，而给予多切蒂六个月的病假。

“我们一般不会把一个单身男人派到杰纳斯去——那里实在太偏远了，有妻子和家庭在身边会好很多。”这里的地区官员对汤姆说道，“但鉴于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……你两天后就得出发前往帕特吉乌斯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为汤姆登记了六个月的时长。

没有太多东西需要整理，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告别。两天后，汤姆背着简单的行囊，踏上了登船的舷梯。普罗米修斯号从悉尼出发，终点是珀斯，沿着澳大利亚的南海岸航行，中间停靠各个港口。面朝船头的上层甲板上是为头等舱乘客预留的舱位。汤姆在三等舱，同舱的还有位老水手。“我坐这趟船坐了五十年了，他们居然还有脸让我付钱。运气不好，你懂的。”那个人兴致勃勃地说着，但很快，他便不再

与汤姆说话，因为他的注意力回到那一大瓶酒精超标的朗姆酒上。为了躲开酒气，汤姆养成了白天到甲板上散步的习惯。到了晚上，总有人在甲板底下打牌。

人们往往拥有基本的判断力，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曾上过战场，谁没有。这些人属于哪一类人，一看便知。他们每一个人依然保有自己的特色。待在船舱里的日子让汤姆回想起当年，那艘运兵船将他们带往中东，后来他们又去了法国。船在中东和法国靠岸时，他们几乎拥有了动物般的嗅觉，能够推断出谁是军官，谁的级别较低，谁去过哪些地方。

与在运兵船上一样，大家总要找点乐子，让旅途变得不那么枯燥。这次的游戏大家都很熟悉。第一个从头等舱乘客那里拿到纪念品的人就是赢家。说是纪念品，可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行。这次指定的物品是一条女士内裤。“如果她正穿着那条内裤，奖金就翻倍。”

领头的是一个叫做麦高文的男人，他留着小胡子，抽忍冬牌香烟，手指因为抽烟被熏成了黄色。他说他问过服务员，这次的乘客名单使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。头等舱一共只有十个舱位，其中包括一个律师和他的妻子（对这一对，他们最好敬而远之）、几对老年夫妇、两个老姑娘（这两个很有希望），最好的目标是一个有钱人的女儿，她这趟是独自旅行。

“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边上爬上去，然后从她的窗户进去。”他大声说道，“谁跟我一起去？”

汤姆当然知道这种游戏有多危险。他回来以后听过太多诸如此类的事情。有些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些疯狂之事——在铁路道口飞快地跳过栅栏，游泳时游到激流处看他们能否从那里穿过去。太多在

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人似乎都很容易沉迷于死亡的诱惑。这些人现在大都没有工作，满嘴胡言乱语。

第二天晚上，汤姆的噩梦比往常更加厉害，为了摆脱这些噩梦，他决定去甲板散散步。凌晨两点钟，甲板上没什么人。所以，他不慌不忙地踱着，欣赏迷人的月色。月光流泻，倾洒在海面上。他爬上上层甲板，船身轻微地摇晃着，他抓住楼梯扶手，在最顶端站了一会儿。微风徐徐，他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，仰望着漫漫星空。

他的眼角瞥到有一丝光线从一间客舱中微微透出。就算是头等舱的乘客也会偶尔失眠，他这样想着。忽然，第六感警醒了他，这种熟悉却莫可名状的直觉告诉他可能有麻烦了。他悄悄地往那个客舱走去，透过窗子往里看。

昏黄的灯光下，他看到一个女人直挺挺地贴在墙壁上。尽管她面前的男人并没有碰触到她，但她依然手足无措地靠在那里。那个男人离她的脸只有一英寸，色迷迷地盯着她。这种表情汤姆见过太多。汤姆认出了这个人，他在下层甲板看到过他。汤姆想起了奖金的事情。这些混蛋！他伸手去推门。

“放开她。”他迈进了船舱，语气很冷静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。

那男人转过身来，也认出了汤姆，他咧嘴一笑。“上帝！我还以为是管理员呢！来帮忙吧，我只是……”

“我说放开她！你出去。现在。”

“但我还没搞定。我只是要让她高兴高兴。”这人满嘴的酒气和烟臭味。

汤姆用力抓住他的肩膀，那男人疼得叫了出来。他比汤姆矮六英寸左右，但他仍然挥拳朝汤姆打过来。汤姆抓住他的手腕一拧。“姓名